



東都事略卷八十一

列傳六十四

東都事略卷八十一

邵亢字具宗潤州丹陽人也

卒茂才異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

召為國子監直講改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議築

園陵禁京師樂一月大臣主其事禮官莫敢言亢上疏論其不

可為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仁

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者議未決亢請

令奉國書樞前使得見上以安遠人訖者是之神宗為穎

王遴選府僚以亢為翊善加直史館英宗召對羣玉殿謂曰

孝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亢言皇子受室顧於昏禮不可

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英宗深納之神宗在藩邸

一日自禁中還英宗語曰朕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

矣遂知制誥知諫院 神宗為皇太子以充兼右庶子 神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由陶所致也

神宗命陶為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充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執政之咎也奎不自咎而以咎人其言豈不悖哉今 陛下新即大位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乎奎由是待罪為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西人犯邊 朝廷欲命大臣討之充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且論以邊臣生事因抚其人若不從命然後出兵益有名矣因條上其事 詔報之曰朕承 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為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內有所愧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為得策已悉如卿奏未幾其國主諒祚死西人請

和或欲承此更取塞門之地充曰幸人之喪非計也請以綏州易之詔既定會陳升之至闕請城綏州韓琦亦不欲廢綏州事遂格充為人樂易不忤物有長者之譽然在樞府充位而已於是諫官孫覿論充以為不才充引疾辭位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徙知鄂鄆亳三州遷吏部侍郎以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安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也父式為左侍禁以終京幼雋邁不羣式常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京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召試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張貴妃崩追策為皇后時禮官吳充以 中官在批不可出知高郵軍京論充言是不當逐亦罷黜不半歲復為

記注召試知制誥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為龍蓋閣待制知揚州徙江寧府拜翰林李士知開封府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二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出安撫陝西迂羣牧使久之以端明殿李士兼翰林侍讀李士知太原府夏國主秉常遣使來又以兵犯塞神宗問京方略多見聽用復召為李士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京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至謂京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神宗曰京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尔非能啓迪陛下聰明也神宗曰朕欲以京為樞密副使卿意向如安石曰陛下用之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神宗又欲用吳克參知政事安石以親嫌為言乃以京參知政

事充樞密副使京與安石共政數與爭下于上又薦劉放

蘇軾為外制神宗不應神宗嘗問周世宗何如京曰世宗

威勝於德故享國不永安石曰世宗之殂遠迹哀慕非无德也

安石率以強下勝同列類此王韶言秦州荒土幾萬頃可募人

耕以資邊費事下帥司按示李師中等以為見有地一頃餘數

十畝尔京與文彥博論韶欺罔生事及遣韓縝往示縝乃望以

言得渭傍荒田四千餘頃詎者謂縝取弓箭手地以為荒田數

云時詔令祖周官兵乘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以為不可會選人

鄭俠上書直言政事闕失因薦京之賢言事者以為交通罷知

亳州徙河南府迂資政殿李士知渭州茂州夷人叛徙知成都

府夷人寇雞棕關京出兵夷人懼請降詔者欲蕩其巢穴京禁

侵掠恤傷殘給稼器餉糧使歸夷人出犬豕盟願世為漢藩召

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樞密使京以疾未至 神宗夢京造朝甚慰乃賜京 詔有渴示仪形不忘夢寐之語及病愈造朝神宗首以所夢語之三司火 神宗御右掖門示之顧近璫曰急走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之兵救之京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不可啓 神宗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時論以京爲是頃之以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知河陽改成德軍復知河陽 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告老遂以觀文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復告老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其後京擢用嘗薦种諤种誼有將帥才兩人者咸

能以功庸自見郭倅南宮成故与京善京執政而成已亡矣遂以郊恩官其子又嘗過外氏之親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京惻然請而嫁之其篤於故舊者如此所著文集奏議三十卷

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也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奉進士中第爲著作佐郎知靖海縣江淮制置使建言私販鹽至二十斤以上坐徒絳曰海傍之民恃鹽以生非羣販者止筭而縱之累擢江西轉運判官又爲轉運使儂智高反嶺南而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以絳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樓堞器械皆備軍食有餘以功迁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累迁工部侍郎爲河北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召爲翰

林孝士兼翰林侍讀孝士熙寧五年中書奏請議 僖祖神主
祧迁下兩制詳說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
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以其承契
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為別子
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
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
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 太祖受
命之初立親廟自 僖祖始 僖祖之上世數既不可復而
知然則以 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以謂 僖祖不當比契
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
祖考也况欲毀其廟迁其主而不祔於子孫之室此豈所以稱
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 僖祖為始祖之廟翰林孝士韓維

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
美重本始也 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
大亂子孫遵業万世蒙澤功德卓然為 宋太祖無可議者
僖祖於 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
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
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
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今
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 太祖之授也不當
以 僖祖替其祀請以 太祖為始祖而為 僖祖立廟如周
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此韓愈所謂祖以孫
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為 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 太
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 僖祖之室礼官章衡等請以

僖祖為別廟蘇祝請以 僖祖村景靈宮 神宗以固議問王
安石安石曰為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礼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
姜嫄稷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礼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
則周不為嚳廟而立姜嫄者何也 神宗以安石論姜嫄之言
為然於是 詔依絳等議奉 僖祖神主為 太廟始祖絳立
朝无特操在翰林諄事王安石然甚工於文辭名流皆推許之
拜三司使三司火落侍讀學士未幾復職為羣牧使拜參知政
事會太孛生虞蕃上書訟博士受賕不法逮繫諸生時絳子耆
寧校書崇文館詞連耆寧御史臺捕耆寧下吏絳上疏願納職
祿乞許耆寧即訊于外許之絳坐黜知亳州改潁州明年除資
政殿學士提奉中太一宮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六
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有文集四十卷讞獄集十三卷

臣稱曰宗廟之議大矣議宗廟之事者必謹於礼 宋興創業
垂統實自 太祖而始祖之奉乃捨 本統之所因而推 追
尊之所自是豈合於礼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至
今 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也奉進士稍遷祕書丞為審刑詳議
官宰相韓琦深知之引為編脩中書諸房文字 神宗為潁王
以固侍講王府 東宮建為太子侍讀 神宗即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
臺封駁兼侍讀與議 始祖固議上見元絳傳韓琦歎曰此議
足以傳不朽矣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初 神宗問固
曰王安石朕欲以為相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
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

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久之出知真定府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元年擢拜同知樞密院事謀者告夏人幽其王 神宗遽欲西討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苦 神宗意堅甚固曰必不得已請盡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 神宗笑曰此真鄉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議直度河者固曰然則孰為 陛下任之者 神宗曰吾以屬李憲固曰西伐大事也豈可使宦者為之乎 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 神宗不悅他日固又言曰今五路進師而元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 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无其人曷若己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其後師果無功 神宗始悔不用固言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君子與之易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遂知院事引疾去位除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提舉崇福宮遷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進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五年卒于位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元符二年追所贈官列元祐黨籍 徽宗以固嘗為 神宗宮僚特出籍

東都事略卷八十二

列傳六十五

蔡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也其兄抗字子直登進士甲科補
太平州推官平江軍節度掌書記潁川郡王伴讀英宗在藩
邸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抗衣冠盡禮義兼
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祕閣校理知蘇州徙廣南東
路轉運判官英宗即位召對語抗曰卿朕故人勿以常禮自
疎也以為工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議追崇濮安
懿王抗引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英宗
亦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證在濮園議執政以抗在言路
不便之召試知制誥罷諫職進龍圖閣直學士出知定州英
宗曰第行且召卿矣潁王立為皇太子除抗詹事未至英

宗崩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後靈駕發引抗因大慟哭遂得疾
日中而卒年六十挺亦奉進士為慶州推官富弼使契丹奏以
挺從行弼以所議誓書有所更易遣挺自雄州馳駟詣中書白
執政 仁宗欲知虜中事亟召挺 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
范仲淹宣抚陝西河東奏通判涇州徙鄜州挺知弼仲淹與呂
夷簡不同道乃持其機事泄於夷簡遂為開封府推官提點京
畿刑獄至和中河決商胡挺坐與李仲昌建議塞北流以入于
六塔而河決追一秩停所居官嘉祐中起知南安軍擢江西提
點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部私藏器甲
者與其首納原其罪所得兵械以萬計於是盜賊者衰歲增賣
鹽四十餘萬治平初召為陝西轉運副使上書論禦戎攻守大
計遂除直龍圖閣知慶州三年諒祚寇大順城 銀甲擅帽以

督戰挺先選強弩八百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遁
去挺按視馬練平左通廊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
築城成分屬羌三千守之賜名荔原堡 神宗即位除天章閣
待制徙渭州挺建勤武堂輪諸將每五日一教閱五伍為隊五
隊為陳 二橫列三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槍刀
齊出以步鼓節之為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聞金即
退騎兵亦五伍為列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
點閱全備乃赴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強弱相兼強者五姓名
為奇兵隱於隊中遇用奇則別為隊出戰涇原路內外凡七將
又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將皆馬步軍各十陳分左右各第一
至五日閱一陳此其大槩也 神宗甚善其法時土兵有闕
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並訓練以時而未施於征

防可以按府兵遺法俾之分番更戍无補所關土兵 詔問挺
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
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
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土兵省費多矣從之挺又檢括並
邊生地漢番冒耕田四千八百頃募佃以充邊儲邊人冒市蕃
部田挺開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五
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砦舊壕外有曹英新壕兩壕之間土
膏腴東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護壕內地
及覘賊往來築十八日畢開地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
之賜名熙寧砦熙寧初賊兵數万集於瓠蘆河挺度其必入寇
勒諸將分守衝要七日而賊至哥兵出賊不意遂驚潰遣四將
分路追討破落勒緩等七族迂右諫議大夫賊數万寇華池大

順荔原諸砦挺正遣總管張玉統諸將兵合万人策應虜解圍
去慶州軍亂關中大擾挺遣張玉將兵招捕至邠遇賊尽殺之
神宗曰慶州兵叛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迂龍圖閣直學士五
羊名拜樞密副使 神宗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
政殿以為諸路牙校法北虜議雲中地界久不決挺請尽召還
河北緣邊戍兵示以无事兼可積蓄邊儲因奏乞置三十七將
將有正副及畿縣及諸道兵分肆皆給虎符以河北路次第為
額又以河北兵數教習不如法緩急不足用奏乞於陝西選兵
官訓練京城門鑰不嚴緩急无以防姦請置銅符以嚴防禁從
之七年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
六贈工部尚書諡曰敏肅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有勞久
留邊作為歌詞有應念玉關人老之句因中使以達禁中 神

宗閱之遂台用云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也奉進士調新安簿建昌軍司理參軍因容遊西邊時神宗初立韶內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河湟復則西夏有腹背之憂自唐乾元以後吐蕃陷河隴至今董氈不能制諸羌而人自爲部莫相統一宜以時并有之以絕夏人之右臂凡數千言神宗覽而竒之召問方略以爲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族大難制而渭源諸羌與夏人誘令附已有司請討且城之韶以爲非計遂親帥數騎直抵其帳中招諭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青唐渭源皆遣其族隨韶歸附改保平軍節度推官召對因言渭源成紀間有曠田萬餘頃可募人營田及秦鳳諸羌互市之利歲在商賈者不知幾千萬乞置市易以實

邊朝廷從之改著作佐郎提奉鳳翔西京節度使兼管營田市易公事蕃僧結吳叱臈康尊新羅結潛迎董容詣武勝軍立文法謀昏夏國有并吞諸羌之意韶諭以禍福招兵豪酋撒四等降之結吳叱臈等至解內罷昏未幾康尊新羅結就禽於吳諸羌多降附者其後結吳叱臈出降俞龍珂率其族十二萬口內附熙寧三年詔奏罷田數知秦州李師中言其不實奪一官既而還之入對加太子中允祕閣校理五年改古渭砦爲通遠軍以韶兼知軍韶上所降蕃部版圖得地二千餘里口二十餘萬以功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加集賢院脩撰奉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初賊恃險韶領師至抹邦山踰竹牛嶺壑賊軍而陳下令曰敢有言退者斬使皆下馬少息賊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麾帳下兵逆擊之賊潰走獲首虜

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會木征度洮來寇餘黨復集抹邦山
韶語諸將曰若官軍至武勝則抹邦山可一平而定即趨武勝遇
木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武勝故武始郡也賜名
鎮洮軍復遣將擊破木征木征走弟結吳延征卒其族二千餘
人并大首領李蘭檀等出降陞鎮洮軍為熙州以熙州洮岷州
通遠軍為一路即熙州為帥府進韶龍圖閣待制知熙州領兵
由香子城討河州木征戰敗棄城遁降羌反圍香子城而諸羌
屯積慶寺以應之韶回軍欲擊諸羌而木征復入河州韶擊叛
羌解香子圍破積慶寺諸羌而還迂樞密直學士韶復遣將度
洮略定南山地築回樂砦結河當川二堡韶自領兵破訶訥城
固城之又城香子令諸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歸路不利即
伏木臧城韶謀知之遣將賜其伏兵投之穿露骨山南入洮州
界破木征弟巴檀角盡逐南山諸羌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
親說尾官軍伺擊韶分兵為兩道別遣將其一攻河州而以其
一將逆木征所在與戰破走之韶至河州時守者猶以為木征
至已而知其非乃出遂城之韶又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拔
宕州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進軍岷州通熙州路疊州
欽令征洮州郭廡敦皆詣軍以城聽命巴檀角亦以其族來附
是役也行軍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辟地東西千里斬
首三千餘級獲牛羊馬以萬計以功遷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
學士左諫議大夫入覲進資政殿學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軍馬
糧草賜崇仁坊第一區韶還至興平會知河州景思立出兵踏
白城敗績賊圍河州韶曰賊所以圍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令知
救至必設伏以待我不若以兵直趨定羌遣將破耳金欺當二

族進次寧河分兵討南山羌賊賊失援驚潰初思立輕敵覆軍
賊勢復振而京師風靈旱災連仍論者欲棄河湟 神宗爲之
賜 詔嘉之韶還熙州遣將以兵循西山出踏白後賊黨望風
奔潰斬獲甚衆於是木征請降進觀文殿太子禮部侍郎七年拜
樞密副使以母老丐外任除觀文殿太子戶部侍郎知洪州以
表謝上御史蔡確言其固慢落職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
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好兵喜殺有方
略及罷樞府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之孝皆荒浪狂謫之語
云九子厚爲將有功端 徽宗時爲顯謨閣待制宋嘗著作東
觀後爲兵部侍郎以左道誅
厚字處道少從父韶兵間習羌事以父任爲大理評事後以文

易武爲禮賓副使佐熙河帥府會吐蕃種落亂其王瞎征隴拶
爭國厚與河州守將王瞻欲招徠羌人復故地師出塞下邈川
諸城瞎征以其屬來降厚次青唐隴拶擁萬騎出迎遂定青唐
元符末湟鄯不守厚坐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郴州安
置崇寧初復故官自湟鄯棄畔羌多羅巴等迎隴拶之弟曰溪
賒羅撒復國 朝廷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令還邈川溪賒羅
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南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
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薦厚者賜對命知河州兼經略使厚
請擇人以自助遣童貫與皆至乃如京玉關厚請進兵邈川與
諸將分部而進於是高永年爲統制官以兵三萬出京玉厚以
兵三萬出安鄉多羅巴結連鄯廓兵衆未會使其三子長曰阿
令結次廝鐸麻令次阿蒙驅以數萬人據險自守進擊敗之殺

阿令結廝鐸麻令阿蒙驅目中流矢而去道遇其父來援告之
乃俱遁進至涅州攻三日拔之以功拜威州團練使帥熙河溪
巴溫之妻大掌年率諸部籍土地請降既乃歸之京師三年厚
命高永年以左軍循宗水張誠以右軍出宗谷厚以中軍出綏
遠會于宗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以中軍登山攻其背
自督強弩迎射之賊大敗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未至鄯州五
里偽國主龜茲公主曹宜結年及大酋李阿溫率眾開門降更
鄯州曰西寧州拜武勝軍留後以率制夏人坐逗留降鄯州防
禦使初大掌年之入見也 徽宗親撫諭使歸而誘致其子至
是趙懷德遣使約降而猶豫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遂送款復
武勝軍留後還朝提舉中太一宮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
敏

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也以蔭為太廟齋郎調永壽簿稍遷
監在京推貨務知鄜州時大水冒城郭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
戍延州營兵聞之詣副總管王興求還興不能決乃相率逃歸
至則家人無存者乃聚謀為盜郡人震恐向遣親吏諭之曰冒
法以救父母妻子人之情也而不聽汝歸者武帥不知變之過
也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吾當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
汝無噍類矣皆泣謝境內乃安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備邊
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實
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豪商蓄貲之家今
既用見錢實買革去虛加之弊矣雖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
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賈以救民
乏軍食有餘則坐倉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

穀不可勝食矣於是置糴使糧草司以任向又以為提點河北
刑獄兼糴使事入為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判官陝西轉運副
使兼制置解鹽又以向提舉買馬監牧向吏事精銳所至以辦
治聞 永昭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三司不能備議者
請移陝西緣邊入中於永安縣向陳五不可遂以其數獻半嘗
夜至靈寶縣而先驅入驛與應靈縣令崔令孫爭舍驚迫令孫
至死降知汝州頃之復以為陝西轉運副使向使陝西八年其
課最為繕千三百四十餘萬市鹽於官為斤三千三百一十餘
萬市馬於邊為匹四萬五千斂糴芻糧為石束五千二百二十
餘萬而奉 昭厚二陵給賜予刺兵民別費錢糧又百萬種諤
取綏州向與諤不俟命以所部兵出塞城綏州議者以諤擅發
兵當誅諤貶隋州向亦貶知絳州再貶信州移鳳翔府又改潞

州王安石執政以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
工交利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沈舟以滅迹歲不下減二十萬
斛向始募客舟以官舟運費寡而物良而舊弊悉去兼領廣南
福建坑冶市易拜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王韶
開洮河費不貲向悉力營辦遷龍圖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士
給事中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入見論兵于 上前遂拜同知樞
密院事向知民不便蓄馬令議欲改諫官舒亶劾奏向論事反
覆無大臣體罷知潁州改隋州平羊六十六向為吏有心計其
商賂財利無遺筭然亦多病民也有子嗣昌 徽宗時為尚書
臣稱曰蔡挺以邊臣用王韶以熙河奮薛向以財利進夫殺人
之禍莫大於用兵而聚斂之禍與殺人等為虜嫁怨於上以為
身謀而謂我能為辟土地充府庫也是亦不志於仁而已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二

東都事略卷八十三
列傳六十六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爲真州推官曾公亮薦爲集賢校勘熙寧二年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爲檢詳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經術曉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爲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爲終身之累制科遂罷兼判司農寺父喪服除受天章閣侍講脩起居注知制

誥七年爲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旣執政怒安石復用遂起王安
國李士寧之獄苟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爲八年 神宗復召
安石爲相惠卿不自安會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
弟方通在高等爲御史蔡承禧所奏旣而中丞鄧綰言惠卿崇
立私黨阿蔽所親強借富民錢置田產遂罷政事知陳州惠卿
訟安石用綰誣辭而見黜因謂安石盡弃舊學而降尚從衡之
末數以至譖愬脅持蔽賢姦黨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
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平日聞望掃地盡矣謀身如此以之謀國
豈有遠圖 陛下平時以何如人遇安石而安石亦以何等入
自任而乃失志倒行而逆施一至是哉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
延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諭惠卿令總四路守

圖再進用且邊竟本自無事又 陛下新即寶位未皇用武故
上循 祖宗故事加惠邊垂所以休息軍民尉安夷夏至恩盛
德孰不忻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將順上意以
安人情乃敢以貪功幸進之志爲此亂階夫違廢 詔敕虧臣
子之道其罪一也當 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
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戚之情冀幸功賞其罪三也致 新
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夷狄之隙至今儆備未得
安靜其罪五也夫惠卿天下知其爲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
大惡也以天下之姦人行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 朝廷
不當涵養而不問也請以臣章付外施行以爲姦臣叛命之戒
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尋又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
州安置移宣州復中散大夫提舉崇福宮紹聖初以資政殿李

東八十三卷
士知大名府尋復大李士知延安府夏人奉國犯塞惠卿脩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羗于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惠卿與章惇外相善惇以凡事惠卿而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帥延安累年止於建節惇既貶謫元祐臣僚惠卿聞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徙鎮武勝移知杭州復為觀文殿學士崇寧初拜武昌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以右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李士致仕起知揚青杭三州妖人張懷素謀不軌惠卿子淵見懷素道妖言不以告懷素既誅淵配沙門島惠卿坐責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復資政殿李士提舉明道宮又復觀文殿李士為醴泉觀使未幾致仕卒年八十贈開府儀同三司有文集一百卷莊子解十卷

張璪字遂明洎之孫也奉進士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熙寧間

為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累擢三司副使遷右正言知制誥翰林李士迂丞旨璪建言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此萬世之不可易也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宰攝事雖未能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者自是南郊北郊之議興焉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哲宗立宣仁后聽政璪為諫官蘇轍王覲論其邪佞轍又上疏曰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任被以郊翼之恩熙寧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群邪变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黨亦自不安但以

同列元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且自斂戢未敢為非
度其中心未嘗一日无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於是遂
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歷定州大名府揚州加大學士元祐
未卒璪初名琥更為璪云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也奉進士為蘇州推官 英宗以
水災下 詔求直言宗孟以臣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宦陰
之餘姦臣陰之極佞邪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雨潦之變殆為
是七者上疏以為 陛下左右所與圖事幃幄中二三貴人皆
先帝所擇以遺 陛下者也 保全寵愛使不近權而專威福乃
所以安顧命元老矣二年來極借之權又使之專 陛下之事
陛下但拱手宴息於宮中无所可否臣亢而王豫此陰氣所以
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 陛下掖庭永巷多 先帝時嬪御所

給事而幽閉者誠不勝算以少言之宜不減數千百人是端闈
之內宸極之次日夜常有數千百怨曠矣冷氣安得而不作也
藝祖時後宮止二百八十人嘗因霖雨去者五十 太宗時宮
中不過三百人猶患其多 陛下後庭安用數千百哉此陰氣
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宦官出入宮禁權均人主兩朝來
尤為太甚榮辱出其語言公卿重足一迹道路不敢以目邪柔
之夫附之以進 先朝顯人為國家執政柄者多由其門以久
富貴 陛下踐極之日稍抑奪其氣又謫其渠魁而老黠者數
人其心慊慊不足舐言望語無所不出以數十年猖狂自恣而
一日為 陛下所軋懷忿忍怨安知其不為黨姦助惡之計此
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虜虜視於北貪戎翫於西常
欲虵豕吾民而腥膻中國者蓋積有年姦雄之人草伏而虜處

四立而環顧但未有以發之下紆上急恐北方將破盟西夏將慢命姦雄之人將傳檄而起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驕兵滿天下而勁捍無賴者尤聚於京師與河北動有所欲徇祥睥睨視其上之人如仇讎平時無事竭天下之財耗天下之穀粟以飼養之可謂衣豐而食足矣三歲一郊賚間時一特支舉一非常之禮又隨而賜予猶未厭其心也過萌無恥之求一旦不如所懷羣行而譟呼色怒而詆訕前世當治安之時莫不皆有可驚之事惟其不以爲憂故至於無可奈何今國家之憂正在驕兵惟陛下深憂而熟計遠覽而獨斷使不至於無可奈何以定萬世之業祖宗之望也曩者其謀屢發近日其志轉憤但含蓄而未動耳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佞邪之人語言便嫫易以惑亂主聽自迺以來二數人得進

見左右者是皆何人因緣攀附遂屢召而數進四方不知以謂陛下寵私昵忘公道矣陛下尚不知遠之乃屢召而數見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陛下欲御大臣在攬威福而制其自專欲洗怨曠在省其職局而去其無用欲清閹寺在裁損其數而正其掃洒欲御夷狄在先求賢將而大爲儲蓄欲消姦雄在愛養良民而務行寬厚之政欲懲驕兵在奮威刑罷姑息而裁省冗濫之卒欲杜佞邪在舍私昵廓至公而御百辟陛下弭災而塞變莫急於此七者既又地震宗孟復上疏益指斥大臣宮禁及宦官除館閣校勘熙寧中爲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也元豐五年除尚書左丞嘗與神宗論及人材

宗孟曰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朋黨壞之者半矣 神宗曰
卿乃不取司馬光邪孟不以宗孟之言為然也六年御史論宗
孟荒于酒色出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元祐初改
杭州移鄆州鄆素多盜宗孟痛加誅鉏盜為之衰盜固衰矣而
所戮不可勝計也於是御史劾宗孟治鄆慘酷坐落職知虢州
詔曰女不以龔遂為心朕獨不愧孝宣之用人乎明年復職知
河中府移帥永興又移北都以疾求河中既至而卒年六十六
宗孟趣尚嚴整性侈汰燕飲無度為時議所貶有文集五十卷
奏議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八十三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列傳六十七

郝質汾州介休人也少從軍挽強為軍中第一以邊功稍遷至
內殿承制王則反于貝州文彥博以質為城西面鈐轄河上舊
有亭甚壯麗彥博慮為賊所焚遣使臣蘭千守之質使千往鄰
砦度戰具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曰亭焚罪在質願斬質
而貸千彥博壯而釋之質由是知名以功遷六宅使韓琦鎮河
東以質為并代路鈐轄遷副總管入為殿前都虞候累遷眉州
防禦使宿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除武昌軍留後遷殿前
副都指揮使安德軍節度使 神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
鎮安武卒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武莊質篤於信義厚於故舊
自為小官不磨勩始質與朝士董熙善熙男質女方娠約為昏

媼後數年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以女歸董氏時人稱之

賈逵真定豪城人也少為軍卒隸拱聖軍選殿前副都知環州駐泊都監懷智高反狄青薦為全州駐泊都監師戰于歸仁鋪既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死逵為先鋒受命擊賊大敗之青拊逵背曰君之功也賊既棄城青使逵入括公私遺物逵固辭是時將校以搜城故多撫取重貨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主管麟府路軍馬逵善射射必中的屢破賊擢涇原路總管為步軍馬軍都虞候鄜延路副都總管轉利州觀察使領步軍都指揮使復為鄜延路副都總管神宗即位拜昭信軍留後兼鄜延帥种諤取綏州逵謂諤止是僥倖功積不念蕃後肝腦塗地謂宜安邊息民不可專信匪人妄興

邊事左授利州觀察使尋復故官後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逵嘗請三代贈官神宗曰逵武人也能有念親之志雖不逮郊禮可特許之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楊遂開封人也少善騎射應募軍中王則反于貝州遂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授神衛指揮使從狄青為先鋒至歸仁鋪與懷智高遇遂數挑戰身被數創手殺數十人士卒乘之賊眾奔潰遷萬勝軍都指揮使累遷登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神宗時拜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曰壯敏遂頗尚氣節初在貝州穴城時為賊所傷有同入軍卒劉順者救之遂得免及遂貴而順已死乃訪其家視撫其妻孥甚有恩意至故人妻子貧不能自存者遂亦收養之為世所稱焉盧政太原文水人也以神衛都頭數與夏人戰有功授供奉官

稍遷內殿承制為洛州都監懷智高反為廣南西路鈐轄亦有
功累擢步軍都虞候昌州防禦使黔州觀察使入為馬軍殿前
都虞候改真定路總管熙寧中初建將官以政兼領第十一將
又徙太原定州路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武泰軍節度使政起軍伍數有功進領軍政會郝質賈逵楊遂
相繼卒故驟典禁衛年七十餘矣而氣貌不衰侍立殿下更數
時無墮容色從輦前猶能上馬踴躍前導觀者壯之卒年七十
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也善騎射以材武選隸親衛自內殿崇班
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
破之擢鄜延路兵馬都監數率師深入以撓敵謀凡九戰以功
遷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跽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

首四千級還至訶諾城未征遂降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郭達之討交趾也以達為行軍總管入廣源州降其將劉應紀
以其地為順州應紀初欲降猶豫未決達移檄諸洞聲言應紀
數以狀自言已決計歸我矣約三日出降應紀聞知即如期而
來師次富良江交趾戰艦四百餘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
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果來擊之
大敗遂請降以功遷滌州防禦使為馬軍副都指揮使 神宗
閱武騎患未精達請躬自巡教悉精銳既又采諸葛亮李靖遺
意成五陳法授之以教戰士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
度使 哲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武信卒年五十九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平時手不釋卷
神宗嘗問達用兵當何先達曰莫如愛 神宗曰愛克厥威可

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以愛為先。神宗稱之。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也。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供備庫副使。王韶之復鎮洮也。授以兵從韶為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州賊。退圍香子。以迎歸師。乃以五百騎屬。授夜馳往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居數月。又破賊牛精谷。遂取珂器城。城之賜號定羌。又城香子。號寧居。始盡得河湟故地。賊復圍河州。授往救之。以功遷滎州刺史。知河州。從燕達復取銀川。踏白城。水征降俘于京師。以功遷。引進使為涇原路鈐轄。知鎮戎軍。歷秦鳳涇原。與河路總管又副李憲中軍總管擊生羌。露骨山斬首萬級。於是吐蕃來附者十萬八千餘帳。威震諸羌。乃諭董氈使脩貢。董氈皇恐聽命。徙知雄州。又徙熙州。王師討西夏。授與李憲出古渭路。取定西城。遂城蘭州。次女遮谷。遇賊數萬。授前澗。後山而陳。逆

戰賊退。伏對壘。交射中。夜賊遁。踰天都山。焚南牟。賊巢屯沒煙。會師行。凡百日。轉戰千里。累遷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康。知潞州。再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平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敏。授平居。侃侃若儒者。至遇事則持議不苟。合云子履。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也。父賀內殿承制。戰沒于定川。朝廷以昌祚為右班殿直。王威遠砦。青唐聚兵。益井帥遣昌祚詰之。首曰。聞漢欲得我。益井昌祚曰。中國之大。乃與爾爭。益井乎。遂與其首俱來。見稍遷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偽遁。昌祚卒遇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寡以抗

衆未有如昌祚者遷六宅使從王中正擊茂州羌又從李憲討後山常陽等族以功遷西上閣門使知河州王師討西夏昌祚率涇原蕃漢兵五萬出塞 詔涇原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慶師不至昌祚兵獨出瓠盧河川次磨喇隘賊扼險不可進昌祚先登陷陳賊小却官軍乘之遂取其積粟乘勝趨靈州師次城下時環慶軍猶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幾入矣遵裕忌其成功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可勿攻昌祚遂按甲翌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昌祚以數十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喇之戰餘衆退保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擊外援破之城必下遵裕怒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積壘下遲明城可得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軍遂潰昌祚降皇城使尋知鎮戎軍以昌州刺史為鄜延經略安撫使鄜延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疎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夏人寇蘭州昌祚遣姚兪趨宥州王恣趨納乞會拒之夏人又寇塞門安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除雄州團練使元祐初移帥涇原遷冀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 朝廷議以四砦歸夏人昌祚力陳不可以謂夷狄之情棄前恩而欲無厭夏人素與西蕃不叶今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也哉異日請蘭州亦將許之乎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質雄深外嚴內寬射箭出百步之外虜以為神畏之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也父鈞監鎮戎三司兵馬好水之役死於敵 朝廷以舜卿為供奉官累至左藏庫副使 神宗慨然有經略夷狄之志近臣有以舜卿名聞者且曰此將帥才也 神宗命總京東九郡將兵訓之嘗以所部一軍閱於內殿 神宗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爾父之讎惟忠與孝勉之哉 舜卿再拜泣謝以為閭閻通事舍人會環慶有警 詔率永興奉天之師赴之舜卿至關中奏曰師方戍還未及弛負又督以上道人情囂然且霖潦道阻未必及事虞有他變不可請獨以身往從之馳至慶而賊去累日矣徙知原州以功遷皇城副使知代州徙雄州始至有告以巡馬大至請甲以俟舜卿不為變卒無事虜妄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其徒從一人取償待釋乃遣虜遣謀盜西城門鎖舜卿密令移去舊鎖而

代之數日虜以鑲來歸舜卿曰吾未嘗忘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虜慙去謀者遂得罪在雄六年恩信稍洽遷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再遷四方館使元祐初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盡召十二監軍馬結連西羌欲大舉以寇邊羌酋鬼章青宜紹逐巴檀角駐常家山大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厲兵秣馬以待師期謀者以告諸將請乘其未集討之舜卿召將佐講議出兵方略大將姚兕种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擣講珠城脅取六道逋宗部族遣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絕西援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遼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破之擒鬼章以獻并獲首領五人斬馘數千牛羊器械以萬計遷馬步軍都指揮使徐州觀察

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以疾卒年六十一贈秦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書通曉吏事謹守文法善料敵為時名將云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東都事略卷八十五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字才叔魏郡人也舉進士第宋城簿大理寺法直官編排中書五房文字盡得 祖宗御筆類成千餘卷 仁宗嘉之選知舒州留不行 英宗在藩邸廣淵因獻其所為文章 英宗愛其才及 即位除直集賢院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為羣牧判官遷三司戶部判官更直龍圖閣兼侍讀 英宗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 英宗自為 詔以尉安之曰朕疾少間矣

神宗即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蔣之奇復言廣淵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齊州改京東路轉運使徙河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韓絳宣撫陝西欲興師深入夏境檄慶州出兵方授甲士卒劫庫兵撤民室盧縱火廣淵亟召五營屯禦之其首吳達領衆二千斬關以逃廣淵遣姚兕林廣追擊之柔遠三都忒罕聞難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遣歸舊忒罕潛戒蕃將趙餘慶以步兵八千間道襲擊盡戮之兕廣追亡至石門山降其衆亂兵事聞徙廣淵永興軍行至奉天而事已平廣淵坐奪兩官復還慶州後二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 詔曰廣淵先帝所親厚不幸云歿今獨其弟臨其子得君仕宦稍著其議旌錄之於是臨自皇城使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齊州賜得君同進士出身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羊人也爲人爽邁眉宇韶秀美書翰博學能文舉進士甲科編校史館書籍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狄青罷右府爲使相陶曰此亂階也請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使相陳升之爲樞密副使陶與趙抃唐介交章論奏不報遂出知衛州明年復以諫官召時 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 聖體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日望上穹眷祐降生聖嗣內以承 九廟祀享之重外以安四海億兆之心天貺莫期未如民志而內外小大之臣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早建儲嗣者動以百數 陛下納諫從善 親發德音擇 宗子之賢者使知宗正寺上以寅奉天心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而脩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而示強宗之本今 宗正之命既出乃聞過爲詞避良由宮中嬪御宮宦者有姑息之

言 陛下因而微惑使其畏避不敢前臣恐天下之人謂 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若然則自今遠近中外英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臣職為諫官儻又不言則誰為 陛下言者既而韓琦歐陽脩亦皆力陳其事 仁宗遂立 英宗為皇子 英宗猶稱疾陶言 君父召豈容遷延蓋所遣使備禮致命不副 聖意乞重行降責由是英宗入居慶寧宮 英宗即位進右司諫直史館脩起居注皇子初王淮陽後王賴陶皆為翊善擢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召為太子詹事 神宗即位進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神宗問以政事陶請謹聽納明功罪斤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藝以汰冗兵 神宗然之時以司馬光呂公著為

翰林學士 神宗以問陶陶曰 陛下得人矣初陶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至是 神宗頗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不押常參班至謂琦為跋扈琦等待罪 神宗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 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 神宗為之動而陶連奏不已乃以為翰林學士吳奎執 詔不肯下遂以陶為樞密直學士知陳州改許州入為三司使拜翰林學士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論其反覆不可近陶亦固稱足疾以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改河南府移汝州請老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知陳許二州徙河南府 神宗以陶藩邸之舊拜觀文殿學士知汝州道病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有文集二十七卷 臣稱曰韓絳言富弼誣以不軌王陶論韓琦亦以為跋扈何其

言之過哉自古賢君莫不導臣下以言言而有益天下之幸也
言而非所宜言是豈朝廷之福哉以弼之賢琦之忠處宥密輔
弼之地則百僚師師六服承德詎可肆為敢言而撼搖之原二
子之用心非所謂是非之公也蓋出於愛憎之私尔烏虜昭明
好惡以訓迪在位此人主之職也宜乎二子之見黜也

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也舉進士調華陽尉韓琦帥定武舉
為屬又用琦薦為祕閣校理 神宗為潁王薦為王府記室參
軍直集賢院 神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拜天章閣待制河北
水災為安撫使還知制誥兼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而功不
成薦引王恢事請正向罪權開封府踰月拜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按視議恩與深瀛之間築生隄三
百六十里役丁夫八萬三千三月薦言河未能為四州患願

以歲月圖之入判吏部銓與議李校貢奉法請倣漢率口察孝
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錢顛相繼
罷言職薦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其耳
目也擢知御史臺言李定不持所生喪豈可以為御史數日罷
臺事以太常議襲封中書以為不當坐降一官見秦王世官改
羣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奉崇福宮又知青州北
京留司御史臺遷寶文閣學士提舉醴泉觀進右諫議大夫兼
侍讀 神宗以東宮舊僚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
未幾復請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
淡無聲色之好韓琦常謂人曰廉於進而勇於退嫌疑間毫髮
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蓋無幾而司馬光亦服薦之
質直云

孫永字曼叔趙郡人也祖冲集賢院太子永年十歲而孤以冲
蔭奏為將作簿舉進士調襄城尉宣城令治平三年 穎王出
閣永以選為侍讀明年建儲為太子舍人 神宗即位為天章
閣待制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以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
為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
無以統隸苟為非法孰從而制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以
築保失守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久之復以舊職知瀛州河決
貝州瀛冀諸州尤被患而民相以災傷倚閣者督斂如故永具
以聞 詔從其請仍命發廩粟以賑之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
河捕魚巡檢趙用擅引兵北度焚其帳族故虜侵略境上 神
宗遣中使密訪虛實因奏南北通好久但緣趙用起釁若罪之
則無事矣用既繫獄永遣邊吏諭虜虜乃引歸加樞密直學士

知開封府城都市賈輸錢以免直名免行錢 神宗慮立法未
盡 詔韓維及永究實利害而御史張琥言維與永定奪不當
永罷降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會赦復舊職知太原府以將作
監召還遷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起知陳州徙潁昌府 哲
宗即位召拜工部尚書會議役法永以差役為是除吏部尚書
明年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
八謚康簡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也中進士為浦城簿後用富弼薦
祕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奏度十僧趙槩奏列
子廟乞三年度一道士襄皆執奏不行出知常州為開封府推
官知明年同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為政
行青苗法襄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 陛下未以臣為然

臣觀制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 陛下之所宜行臣願 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 陛下為霸王也 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為不足 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舉貸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又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名還范純仁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待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遷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學行與陳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為講解好薦達人材喜愠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或迂闊頗不為人所服云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也年十九舉進士調秀州司戶參軍於潛令包拯歐陽脩與洙賢良方正洙上策論五十篇善言 祖宗事指切治體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密讀之令人感動歎息韓琦見而奇之曰今之賈誼也編校祕閣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治平末京師大雨水 詔求直言洙上疏言時敝七事要務十五事多可施行者為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院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王安石以論青苗事多逐諫官御史洙鬱鬱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得知海州入為同脩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 神宗稱其學術行誼有聞於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以為翰林學士且大用矣逾月而卒年四十九洙博學

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皆成誦云

東都事略卷之八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六
列傳六十九

熊本字伯通饒州番陽人也擢進士調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占漁池爲圭田本悉棄予貧民 神宗即位遷屯田員外郎熙寧初置提舉官本領淮南路擢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改戶房六年瀘川羅晏夷叛以本察訪梓夔兩路本曰彼能擾邊者以十二村之衆乃誘其酋領誅之其徒股衆願效死自贖於是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脩撰同判司農寺 神宗曰熊本不傷財不病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檄奏詳明可嘉也河湟初復以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闊略蓄積不支歲月本奏省官百四十負歲減浮費數十萬八年夏渝州南川獠人木斗叛 詔本安撫夔

路營銅佛埧破賊黨與焚蕩聚落諭以威德木斗氣索以漆州地歸得五百里爲四砦九堡建南平軍 朝廷議除本天章閣待制 神宗曰熊本有文當遂典誥命除知制誥判司農寺都水監丞范子淵劾鐵龍爪疏河謂可以濬河殺其勢計所濬退灘地爲功文彥博守北都言小臣興利欺罔 詔本行視坐附會彥博報不以實分司西京元豐中知滁州復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召拜工部侍郎會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溪洞酋長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守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初郭逵宣撫安南劉几以廣源郡建爲順州 朝廷以爲不足守 詔給賜李乾德疆畫未明而交人徂窺宜州之隙欲并取儂智會勿陽地搃虛指歸化逐智會智會竄古江乞師本道遣使問狀交人爲歛兵乾德謝罪本請賜以宿桑八洞

不毛之地嶺表遂安召爲吏部侍郎以疾乞補外除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爲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又徙江寧府再知洪州未幾而卒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也少力學舉進士爲除州軍事推官監真州轉般倉起因父疾委官歸侍爲有司所劾法官論以私罪 仁宗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以赴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爲人子者邪釋之後爲天平軍節度推官遷大理寺丞知海門縣地卑溽海波至則冒民田舍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田田益闢民相率以歸戶口增益除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臧私姪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釋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省不宜專任官

官以論不合出通判越州歲餘知蘄州徙楚州提點京東刑獄
改開封府判官出爲湖南路轉運使凡毛羽筋革舟楫竹箭之
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率以晦計吏爲姦費或倍蓰起計實取之
所省什六七官自與商賈交易而民不擾簿入有餘召爲三司
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未幾遷集賢殿脩撰陝西都轉運使慶
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
知江寧府爲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
使人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列力爭遂升
本朝使者班熙寧五年以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
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交趾亦
旅拒廣西經略失於懷輯數致疑起妄意 朝廷有攻取之議
因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爲保伍授以陳圖使歲時隸習繼命

指使因督運鹽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
易一切禁止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
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
罷以劉彝代之徙知潭州再閱月徙杭州交人大舉陷欽廉邕
三郡死者數十萬人起坐守桂日失備謫爲郢州團練副使會
赦移温州卒年七十二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也幼沉重介特讀書必求其義舉進士爲
邵武尉再調高郵簿移朐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
平賦斂抑豪猾扼游墮凡所以惠民無不至也類其事以爲一
書名曰法範熙寧初擢京湖北路轉運判官留爲條例司屬官
乃言更法非便旋罷權都水監丞出爲兩浙轉運判官奏課稱
最遷直史館知桂州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責爲均州團練副使

隨州安置又改涪州徙襄州元祐初以都水監丞召卒于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沈括字存中吳興人也博覽古今於書無所不通舉進士為揚州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寧間除太子中允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遷太常丞同脩起居注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進俱不省一日括持筆立御坐側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郵車乎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伯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

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王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未幾以右正言知制誥察訪河北西路出使遼國使還以淮浙災傷為體量安撫使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令輕役依舊輪差御史蔡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亦待罪求去確復言括詭求罷免有詔令令供職臣切惑焉且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察訪之日而言之於翰林學士之時不言之於陛下而言

之於執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復龍圖閣待制召還知審官院復以言者罷知青州尋知延州王師大舉伐西夏种諤帥師入銀夏州而不能有明年括請城永樂命徐禧李舜舉計議邊事李稷主糧餉遂城永樂距銀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城成賜名銀川砦既而賊二十萬重圍永樂城攻益急城陷於是漢蕃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人皆沒焉禧舜舉稷死之 神宗以括始議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徙秀州復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卒括嘗上熙寧奉元歷編脩天下郡國圖著述頗多有春秋機括筆談行於世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也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

治兵策除鎮南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沂州劾李進謀反連宗室世居 詔中丞鄧綰知諫

院范百祿與禧即御史臺雜治有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

常見世居母康以 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

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為至貴之祥及鞫世居搜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

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士寧以妖妄熒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 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為反因臣不敢同百祿

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以媚大臣 朝廷以御史雜知

樞密丞旨參治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禧進集賢校理檢正中

書禮房公事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

亭富人錢五百萬買田不法 神宗遣禧雜治獄方具而禧除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綰劾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遣蹇周輔治之會綰貶官安石罷相惠卿獄亦解召知諫院尋老環慶路計議措置邊防事初陝西緣邊兵爲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爲軍每陳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然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爲調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守戰每五千人隨屯駐將其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 神宗欲推其法於諸路遣禧往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渭帥蔡延慶以爲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且言環慶法不可改 神宗以禧爲右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改給事中 王師大舉伐西夏鄜延帥沈括因請城永樂 詔禧

與李舜舉往相其事括總兵以從李稷主糧餉城成禧與舜舉括俱還米脂砦明日賊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本被 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俱行括獨守米脂比及永樂賊傾國而至前將高永能請及賊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賊衆不啻十倍分兵進攻重圍既合官軍不利禧汗流如雨賊逼門門閉城中之水士卒渴死者大半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城陷禧與舜舉稷闔城俱沒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 神宗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軍在後已而果然 神宗哀禧等死贈禧吏部尚書舜舉昭化軍節度使並賜謚曰忠愍稷贈工部侍郎仍厚卹其家舜舉內臣也累擢文思使文州刺史參議涇原軍事五路出師無功 朝

廷再議興 舜舉入奏具京師老民困其言誠盡 神宗為之
罷兵遷嘉州團練使鄜延計議邊事稷始以父任為將作監主
簿後為成都府路茶事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及五十萬
及陸師閔代稷又加為百萬稷以勞擢陝西轉運使以乏興降
為判官永樂之陷俱死舜舉且死望 闕再拜曰願 陛下勿
輕此賊至稷死乃云臣則千苦萬屈語聞 神宗又為之一慟
禧為人狂疎而有膽氣好言兵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故不次驟
用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 朝廷已而去官沈括繼
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
至靈武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 朝廷
息兵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城永樂 神宗遣禧經畫
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敵以至於敗自是 神宗始知

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六

四

